梁書/卷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三 ◄

梁書
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

張緬 弟纘 綰

► 卷三十五

張緬 弟纘 綰

張緬

張緬字元長，車騎將軍弘策子也。年數歲，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，嘗曰：「此兒非常器，爲張氏寶也。」齊永元末，義師起，弘策從高祖入伐，留緬襄陽，年始十歲，每聞軍有勝負，憂喜形於顏色。天監元年，弘策任衛尉卿，爲妖賊所害，緬痛父之酷，喪過於禮，高祖遣戒喻之。服闋，襲洮陽縣侯，召補國子生。

起家秘書郎，出爲淮南太守，時年十八。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，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，見其斷決允愜，甚稱賞之。還除太子舍人、雲麾外兵參軍。緬少勤學，自課讀書，手不輟卷，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。客有執卷質緬者，隨問便對，略無遺失。殿中郎缺，高祖謂徐勉曰：「此曹舊用文學，且居鵷行之首，宜詳擇其人。」勉舉緬充選。頃之，出爲武陵太守，還拜太子洗馬，中舍人。緬母劉氏，以父沒家貧，葬禮有闕，遂終身不居正室，不隨子入官府。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，乃至妻子不易衣裳，及還都，並供其母賑贍親屬，雖累載所畜，一朝隨盡，緬私室常闐然如貧素者。累遷北中郎諮議參軍、寧遠長史。出爲豫章內史。緬爲政任恩惠，不設鈎距，吏人化其德，亦不敢欺，故老咸云「數十年未之有也」。

大通元年，徵爲司徒左長史，以疾不拜，改爲太子中庶子，領羽林監。俄遷御史中丞，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鬬，左降黃門郎，兼領先職，俄復爲真。緬居憲司，推繩無所顧望，號爲勁直。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，以勵當官。

中大通三年，遷侍中，未拜，卒，時年四十二。詔贈侍中，加貞威將軍，侯如故。賻錢五萬，布五十匹。高祖舉哀。昭明太子亦往臨哭，與緬弟纘書曰：「賢兄學業該通，蒞事明敏，雖倚相之讀墳典，郤縠之敦《詩》《書》，惟今望古，蔑以斯過。自列宮朝，二紀將及，義惟僚屬，情實親友。文筵講席，朝遊夕宴，何曾不同茲勝賞，共此言寄。如何長謝，奄然不追！且年甫強仕，方申才力，摧苗落穎，彌可傷惋。念天倫素睦，一旦相失，如何可言。言及增哽，嶠筆無次。」

緬性愛墳籍，聚書至萬餘卷。抄《後漢》、《晉書》，衆家異同，爲《後漢紀》四十卷，《晉抄》三十卷。又抄《江左集》，未及成。文集五卷。子傅嗣。

張纘

纘字伯緒，緬第三弟也，出後從伯弘籍。弘籍，高祖舅也，梁初贈廷尉卿。纘年十一，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封利亭侯，召補國子生。

起家秘書郎，時年十七。身長七尺四寸，眉目疏朗，神采爽發。高祖異之，嘗曰：「張壯武云『後八葉有逮吾者』，其此子乎？」纘好學，兄緬有書萬餘卷，晝夜披讀，殆不輟手。秘書郎有四員，宋、齊以來，爲甲族起家之選，待次入補，其居職，例數十百日便遷任。纘固求不徙，欲遍觀閣內圖籍。嘗執四部書目曰：「若讀此畢，乃可言優仕矣。」如此數載，方遷太子舍人，轉洗馬、中舍人，並掌管記。

纘與琅邪王錫齊名。普通初，魏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，求識纘。纘時年二十三，善明見而嗟服。累遷太尉諮議參軍，尚書吏部郎，俄爲長史兼侍中，時人以爲早達。河東裴子野曰：「張吏部在喉舌之任，已恨其晚矣。」子野性曠達，自云「年出三十，不復詣人。」初未與纘遇，便虛相推重，因爲忘年之交。

大通元年，出爲寧遠華容公長史，行琅邪、彭城二郡國事。二年，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、南蘭陵太守，加貞威將軍，行府州事。三年，入爲度支尚書，母憂去職。服闋，

出爲吳興太守。纘治郡，省煩苛，務清靜，民吏便之。大同二年，徵爲吏部尚書。纘居選，其後門寒素，有一介皆見引拔，不爲貴要屈意，人士翕然稱之。

五年，高祖手詔曰：「纘外氏英華，朝中領袖，司空以後，名冠范陽。可尚書僕射。」初，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，敬容居權軸，賓客輻湊，有過詣纘者，輒距不前，曰：「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。」及是遷，爲表曰：「自出守股肱，入尸衡尺，可以仰首伸眉，論列是非者矣。而寸衿所滯，近蔽耳目，深淺清濁，豈有能預。加以矯心飾貌，酷非所閑，不喜俗人，與之共事。」此言以指敬容也。纘在職，議南郊御乘素輦，適古今之衷；又議印綬官備朝服，宜並著綬，時並施行。

九年，遷宣惠將軍、丹陽尹，未拜，改爲使持節、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、湘州刺史。述職經途，乃作《南征賦》。其詞曰：

歲次娵訾，月惟中呂，余謁帝於承明，將述職于南楚。忽中川而反顧，懷舊鄉而延佇；路漫漫以無端，情容容而莫與。乃弭節歎曰：人之寓於宇宙也，何異夫棲蝸之爭戰，附蚋之游禽。而盈虛倚伏，俯仰浮沉，矜榮華於尺影，總萬慮於寸陰。彼忘機於粹日，乃聖達之明箴。妙品物於貞觀，曾何足而繫心。撫余躬之末迹，屬興王之盛世；蒙三欒之休寵，荷通家之渥惠。登石渠之三閣，典校文乎六藝。振長纓于承華，眷儲皇之上叡。居銜觴而接席，出方舟以同濟。彼華坊與禁苑，常宵盤而晝憩。思德音其在耳，若清塵之未逝。經二紀以及茲，悲明離之永翳。惟平生之褊能，實有志於棲息。慚滅沒之千里，謝韓哀於八極。如蓑裘之代用，譬輪轅之曲直。愧周任之清規，諒無取于陳力。逢濯纓之嘉運，遇井汲之明時。懷君恩而未答，顧靈瑣而依遲。總端揆以居副，長庶僚而稱師。猶深泉之短綆，若高墉而無基。伊吾人之罪薄，豈斯滿之能持。奉皇命以奏舉，方驅傳於衡疑。遵夕宿以言邁，戒晨裝而永辭。行搖搖於南逝，心眷眷而西悲。

爾乃橫濟牽牛，傍瞻雉庫；前觀隱脈，卻視雲布。追晉氏之啓戎，覆中州之鼎祚。鞠三川於茂草，沾兩京於朝露。故黃旗紫蓋，運在震方；金陵之兆，允符厥祥。及歸命之銜璧，爰獻璽於武王；啓中興之英主，宣十世而重光。觀其內招人望，外攘幹紀；草創江南，締構基址。豈徒能布其德，主晉有祀，《雲漢》作詩，《斯干》見美而已哉！乃得正朔相承，於茲四代；多歷年所，二百餘載。割疆埸于華戎，拯生靈於宇內；不被髮而左衽，翽明德其是賚。次臨滄之層巘，尋叔寶之舊埏；蘊珠玉之餘潤，昭羅綺之遺妍。懷若人之遠理，豈喜慍其能遷。雖魂埋於百世，猶映澈於九泉。經法王之梵宇，睹因時之或躍；從四海之宅心，故取亂而誅虐。在蒼精之將季，剪洪柯以銷落；既觀蠍而

逞刑，又施獸而爲謔。候高燧以巧笑，俟長星而歡噱。何惵惵之黔首，思假命其無託。信人欲而天從，爰物睹而聖作。

我皇帝膺籙受圖，聰明神武，乘釁而運，席捲三楚。師克在和，仁義必取；形猶積決，應若飆舉。於是殪桑林之封豨，繳青丘之大風，戢干戈以耀德，肆《時夏》而成功。放流聲于鄭、衛，屏豔質於傾宮；配軒皇以邁跡，豈商、周之比靈斯。化致長平，于茲四紀；六夷膜拜，八蠻同軌。教穆於上庠，冤申於大理；顯三光之照燭，降五靈之休祉。諒殊功於百王，固無得而稱矣。

溯金牛之迅渚，睹靈山之雄壯，實江南之丘墟，平雲霄而竦狀。標素嶺乎青壁，葺赬文於翠嶂；跳巨石以驚湍，批沖岩而駭浪。鏟千尋之峭岸，潨萬流之大壑；隱日月以蔽虧，摶風煙而回薄。崖映川而晃朗，水騰光而倏爍；積霜霰之往還，鼓波濤之前卻。下流沫以洊險，上岑崟而將落；聞知命之是虞，故違風而靡託。訊會骸之詭狀，雲怒特之來奔。及漁人之垂餌，沉潛鎖于洪源。鑒幽塗于忠武，馳四馬之高軒。不語神以征怪，情存之而勿論。曬姑孰之舊朔，訪遺迹兮宣武；挾仲謀之雄氣，朝委裘而作輔。歷祖宗之明君，猶負芒於盛主；勢傾河以覆岱，威回天而震宇。雖明允之篤誠，在伊、稷而未舉；矧有功而無志，豈季葉其能處。懼貽笑於文、景，憂象賢之覆餗；雖苞蘗以代興，終夷宗而殄族。彼儋石之贏儲，尚邀之而俟福；況神明之大寶，乃闇干於天祿。造扃鍵之候司，發傳書于關尉；據蒐轅乎伊洛，守衡津於河渭。無矯且以招賓，闕捐繻而待貴。賓祗敬於王典，懷鞠躬而屏氣。惟函谷之襟帶，疑武庫之精兵。采風謠於往昔，聞乳虎於寧成。在當今而簡易，止譏鑒其姦情；陋文仲之廢職，鄙郝門之食征。

於是近睇赭岑，遙瞻鵲岸，島嶼蒼茫，風雲蕭散。屬時雨之新晴，觀百川之浩汗；水泓澄以暗夕，山參差而辨旦。忽臨睨於故鄉，眇江天其無畔；逆洄流而右阻，遵長薄而左貫。獨向風以舒情，搴芳洲其誰翫。息銅山而繫纜，訪叔文之靈宇；得舊名而猶存，皆攢蕪而積楚。想夫君之令問，實有聲於前古；拯巴漢之廢業，爰配名於鄒魯。辨山精以息訟，對祠星而寤主。每撫事以懷人，非末學其能睹。嘉梅根之孝女，尚乘肥於媵姬；嗟吳人之重辟，憂峻網於將貽。彼沈瓜而顯義，指滄波而爲期；此浮履以明節，赴丹燭其何疑。信理感而情悼，實悽悵於余悲；空沈吟以遐想，愧邯鄲之妙詞。望南陵以寓目，美牙門之守志；當晉師之席捲，豈藩籬而不庇。攜老弱於窮城，猶區區乎一簣。雖挈瓶之小善，實君子之所識。闕一句是謂事人之禮。入雷池之長浦，想恭、岱之芳塵；臨魚官以輟膳，踐寒蒲之抽筍。又有生爲令德，沒爲明神。或捐家事主，攜手拜親；或正身殉義，哀感市人。所以家稱純孝，國號能臣。揚清徽於上列，並異世而爲鄰。發曉渚而

遡風，苦神吳之難習。岸曜舟而不進，水騰沙以驚急。天曀曀其垂陰，雨霏霏而來集；愍征夫之勞瘁，每搴帷而佇立。由江泡之派別，望彭匯之通津，塗未中乎及絳，日已盈於浹旬。

於是千流共歸，萬嶺分狀；倒影懸高，浮天瀉壯。清江洗滌，平湖夷暢；飜光轉彩，出沒搖漾。岷山、嶓冢，悠遠寂寥；青溘、赤岸，控汐引潮。望歸雲之蓊蓊，揚清風之飄飄；界飛流於翠薄，耿長虹於青霄。若夫灌莽川涯，層潭水府，游泳之所往還，喧鳴之所攢聚。群飛沙漲，掩薄草渚；奇甲異鱗，雕文綷羽。聽寡鶴之偏鳴，聞孤鴻之慕侶；在客行而多思，獨傷魂而悽楚。美中流之衝要，因習坎以守固。旣固之而設險，又居之而務德。南通珠崖、夜郎，西款玉津、華墨。莫不內清姦宄，外弭苛慝，籬屏京師，事有均於齊德也。

眄匡嶺以躊躇，想霞裳於雲仞；流姮娥之逸響，發王子之清韻。若夜光而可投，豈榮華之難擯。羨還丹其何術，佇一丸于來信。徑遵途乎鄂渚，迹孫氏之霸基；陳利兵而蓄粟，抗十倍之銳師。在賢才之必用，寧推誠而忍欺；圖富強以法立，屬貞臣而日嬉。識徐基於江畔，雲釣臺之舊址；方戰國之多虞，猶從容而宴喜。欽輔吳之忠諒，歎仲謀之虛己；處君臣而並得，良致霸其有以。伊文侯之雅望，誠一代之偉人；禰觀書以心服，玉比德而譽均。遘時雄之應運，方協義以經綸；名旣逼而愈賞，言雖聞而彌親。惜勤王於延獻，俾漢京之惟新；何天命其弗與，悲盛業之未申。汎蘆洲以延佇，聞伍員之所濟；出懷珠而免仇，歸投金以答惠。彼無求於萬鐘，唯長歌而鼓欹世；慨斯誠之未感，乃沈軀以明誓。空負恨其何追，徒臨飡而先祭；及旋師於鄭國，美邀福於來裔。入郢都而抵掌，壯天險之難窺；允分荊之勝略，成百代之良規。賈生方於指大，應侯譬之木披。所以居宗振末，強本弱枝，聞古今之通制，歷盛衰而不移，可不謂然與，美經國之遠體也。

酌忠言於城郢，播終古之芳猷；忘我躬之匪閱，顧社稷而懷憂。服莊王之高義，乃征名於夏州；恥蹊田之過罰，納申叔之嘉謀。觀巫臣之獻箴，鑒《周書》以明喻；何自謀其多僻，要桑中而遠赴。若葆申之誅丹，實匡君以成務；在兩臣而優劣，居二主其並裕。臨赤崖而慷慨，榷雄圖於魏武；乘戰勝以長驅，志吞吳而幷楚。總八州之毅卒，期姑蘇而振旅；時有便乎建瓴，事無留于蕭斧。霸孫赫其霆奮，杖邁俗之英輔；裂宇宙而三分，誠決機乎一舉。嗟玄德之矯矯，思興復於舊京；招臥龍於當世，配管仲而稱英。收散亡之餘弱，結與國而連橫，延五紀乎岷漢，紹四百於炎精。望巴丘以遑回，遵洞庭而敞恍，沉輕舟而不繫，何靈胥之浩蕩。眺君、褊之雙峰，徒臨風以增想；償瑤觴而一酌，駕彩蜺而獨往。

爾乃南奠衡、霍，北距沮、漳；包括沅、澧，汲引瀟、湘。淲淲長邁，漫漫回翔；蕩雲沃日，吐霞含光。青碧潭嶼，萬頃澄澈；綺蘭從風，素沙被雪。雜雲霞以舒卷，間河洲而斷絕；回曉仄於中川，起長飆而半滅。稅遺構之舊浦，瞻汨羅以隕泗；豈懷寶而迷邦，猶殷勤而一致。蘊芳華以襞積，非黨人之所媚；合《小雅》之怨辭，兼《國風》之美志。譬彈冠而振衣，猶自別於泥滓；且殺身以成義，寧露才而揚己？悲先生之不辰，逢椒、蘭之妒美；有驊騮而不馭，焉遑遑於千里。既踐境以思人，彌流連其無已。修行潦之薄薦，敢憑誠於沼沚。謁黃陵而展敬，奠瑤席乎川湄。具蘭香以膏沐，懷椒糈而要之。延帝子於三後，降夔、龍於九疑。騰河靈之水駕，下太一之靈旗。撫安歌以會儛，疏緩節而依遲。日徘徊以將暮，情眇默而無辭。慍秦皇之巡幸，尤土壤以加戮；昧天道之無親，勤望祀以祈福。將人怨而神怒，故飛川而蕩谷；推冥理以歸訾，遂刊山而赭木。

於是下車入部，班條理務，砥課庸薄，夕惕兢懼。存問長老，隱卹氓庶，奉宣皇恩，寬徭省賦。遠哉盛乎，斯邦之舊也。有虞巡方以託終，夏后開圖而疏決，太伯讓嗣以來遊，□臣祈仙而齊潔。固是明王之塵軌，聖賢之蹤轍也。若夫屈平《懷沙》之賦，賈子遊湘之篇，史遷摛文以投弔，揚雄《反騷》而沉川。其風謠雅什，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。亦有仲寧、咸德，仍世相繼，父子三台，緇衣改敝。古初抱于烈火，劉先高而忤世，蔣公琰之弘通，桓柏緒之匡濟，鄧堯時之絕述，谷思恭之藻麗，實川嶽之精靈，常間出而無替也。至於殊庭之客，帝鄉之賢，神奔鬼化，吐吸雲煙。玉笥登之而卻老，金人植杖以尊泉，蘇生騎龍而出入，處靜駕鹿以周旋。配北燭之神女，偶南榮之偓佺。時髣髴其遙見，亦往往而有焉。

爾乃歷省府庭，周行街術，山川遠覽，邑居近悉。割黔中以置守，獻青陽而背質，鄒生所謂還舟，楚王於焉乘馹。巡高山之累仞，褒吳文之爲宰；彼非劉而八王，皆國亡而身醢。在長沙而著令，經五葉其未改；知天道之福謙，勝一時之經始。尋太傅之故宅，今築室以安禪；邑無改于舊井，尚開流而冽泉。懷伊、管之政術，遇庸臣而見遷；終被知於時主，嗟漢宗之得賢。受齊君之遠託，豈理謝而生全；哀懷王之不秀，遂抱恨而傷年。脩定祀于北郭，對林野而幽藹；庶無吐于馨香，祀瓊茅而沃酹。景十三以啓國，惟君王其能大；迨炎正之中微，實斯藩而是賴。顧四阜之紆餘，乍升高以遊目；審山川之面帶，將取名於衡麓。下彌漫以爽塏，上欽虧而重復；風瑟瑟以鳴松，水琤琤而響谷。低四照於若華，竦千尋於建木。冀囂塵之可屏，登岩阿而寤宿。舍域中之常戀，慕遊仙之靈族。是時涼風暮節，萬實西成，華池迴遠，飛閣淒明。嘉南州之炎德，愛蘭蕙之秋榮。下名柑於曲榭，采芳菊於高城。樹羅軒而並列，竹被嶺而叢生。翫棲禽之夕返，送

旅雁之晨征。悲去鄉而遠客，寄覽物而娛情。惟傳車之所驚，實鷹揚其是掌，或解組以立威，乍露服而加賞。遵聖主之恩刑，荷天地之厚德。沾河潤於九里，澤自家而刑國。闕小道之可觀，寧畏塗其易克；眄高衢而願騁，憂取累於長纆。聞困石之非據，承炯戒乎明則；愧壽陵之餘子，學邯鄲而匍匐也。

纘至州，停遣十郡慰勞，解放老疾吏役，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，一皆省併。州界零陵、衡陽等郡，有莫徭蠻者，依山險爲居，歷政不賓服，因此向化。益陽縣人作田二頃，皆異畝同穎。纘在政四年，流人自歸，戶口增益十餘萬，州境大安。

太清二年，徵爲領軍，俄改授使持節、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、平北將軍、寧蠻校尉。纘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己爲湘州，其後定用河東王譽，纘素輕少王，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，譽深銜之。及至州，遂託疾不見纘，仍檢括州府庶事，留纘不遣。會聞侯景寇京師，譽飾裝當下援，時荊州刺史湘東王赴援，軍次郢州武城，纘馳信報曰：「河東已豎檣上水，將襲荊州。」王信之，便回軍鎮，荊、湘因構嫌隙。尋棄其部伍，單舸赴江陵，王卽遣使責讓譽，索纘部下。旣至，仍遣纘向襄陽，前刺史岳陽王察推遷未去鎮，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。會聞賊陷京師，詧因不受代。州助防杜岸紿纘曰：「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，使君素得物情，若走入西山，招聚義衆，遠近必當投集，又帥部下繼至，以此義舉，無往不克。」纘信之，與結盟約，因夜遁入山。岸反以告詧，仍遣岸帥軍追纘。纘衆望岸軍大喜，謂是赴期，旣至，卽執纘並其衆，並俘送之。始被囚縶，尋又逼纘剃髮爲道人。其年，詧舉兵襲江陵，常載纘隨後。及軍退敗，行至漵水南，防守纘者慮追兵至，遂害之，棄尸而去，時年五十一。元帝承制，贈纘侍中、中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謚簡憲公。

纘有識鑒，自見元帝，便推誠委結。及元帝卽位，追思之，嘗爲詩，其《序》曰：「簡憲之爲人也，不事王侯，負才任氣，見余則申旦達夕，不能已已。懷夫人之德，何日忘之。」纘著《鴻寶》一百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次子希，字子顏，早知名，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。承聖初，官至黃門侍郎。

張綰

綰字孝卿，纘第四弟也。初爲國子生，射策高第。起家長兼秘書郎，遷太子舍人，洗馬，中舍人，並掌管記。累遷中書郎，國子博士。出爲北中郎長史、蘭陵太守，還除

員外散騎常侍。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淵藻以久疾未拜，敕綰權知尹事，遷中軍宣城王長史，俄徙御史中丞。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：「爲國之急，惟在執憲直繩，用人本不限升降。晉宋之世，周閔、蔡廓並以侍中爲之，卿勿疑是左遷也。」時宣城王府望重，故有此旨焉。大同四年元日，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，時綰兄纘爲僕射，及百司就列，兄弟導駕，分趨兩陛，前代未有也，時人榮之。歲餘，出爲豫章內史。綰在郡，述《制旨禮記正言》義，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。

八年，安成人劉敬宮挾祅道，遂聚黨攻郡，內史蕭倪棄城走。賊轉寇南康、廬陵，屠破縣邑，有衆數萬人，進寇豫章新淦縣。南中久不習兵革，吏民恇擾奔散。或勸綰宜避其鋒，綰不從，仍修城隍，設戰備，募召敢勇，得萬餘人。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，受綰節度，旬月間，賊黨悉平。

十年，復爲御史中丞，加通直散騎常侍。綰再爲憲司，彈糾無所回避，豪右憚之。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，綰與右衛朱异、太府卿賀琛遞述《制旨禮記中庸》義。

太清二年，遷左衛將軍。會侯景寇至，入守東掖門。三年，遷吏部尚書。宮城陷，綰出奔，外轉至江陵。湘東王承制，授侍中、左衛將軍、相國長史，侍中如故。出爲持節、雲麾將軍、湘東內史。承聖二年，徵爲尚書右僕射，尋加侍中。明年，江陵陷，朝士皆俘入關，綰以疾免，後卒於江陵，時年六十三。

次子交，字少遊，頗涉文學，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。承聖二年，官至太子洗馬，秘書丞，掌東宮管記。

【史評】

陳吏部尚書姚察曰：太清版蕩，親屬離貳，纘不能叶和藩岳，成溫陶之舉，苟懷私怨，構隙瀟湘，遂及禍於身，非由忠節；繼以江陵淪覆，實萌於此。以纘之風格，卒爲梁之亂階，惜矣哉。[1]

注

↑ 全文以中華書局、一九七三年五月版《梁書》爲本校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